





鴻苞集卷之三十七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獻彥叔校

天如荅問

傳仲溫問於天如禪師曰諸經教中或說空或說有或說不空不有何者爲的義耶曰當知吾佛常依二諦說法說法隨機不守一途方便若彼衆生爲名相所迷而着於有者說空以破之或不着有

而復着於空者。說有以奪之。偏空偏有。固非實法。不有不空。亦非了義。若夫直示一心。妙圓性體。應以四義明之。四義者。當處卽空。全體卽有。非空非有。卽空卽有。空則不動不變。不立一法。有則隨緣變現。諸法宛然。研而究之前二義。則空有對待。尚涉名言。後之二義。則不容分別。不可湊泊矣。是卽一真法界。如來藏心。不可思議之妙也。曰空曰有。總是隨宜說法。故教外之傳。要在忘知解。絕思惟。超情見。離能所。獨弄單提。告叅實悟。又問禪學之。

流有一聞而頓悟者有久參久修而不獲悟證者其所參所聞之法有難易者耶又有謂時節既至其理自彰然則不勞參學但待其悟時之自至耶曰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惟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污染有厚薄修治有勤怠垢滅有頓漸所云時至理彰是其參修功行既成則心垢既滅之時至而悟證之理自彰也非曰不參不修而有自悟之時至也又問病藥曰經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空實無

花病者妄執能作如是觀者內外諸病皆空又問
圭峰云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醒悟不由情臨
終能轉業某向道既望情業未空倘無所醒悟又
無所處置臨終何所恃耶曰生死岸頭事不是臨
時處置底古德云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
來管取手忙脚亂所以古人盡是預前打徹其於
未徹以前則不容不處置凡叅方問法下手做工
夫皆處置也既徹以後生死涅槃視如昨夢隨緣
消舊業任運過時光世緣既盡擺手便行矣天如

此等語提醒人人誠慚林慧炬也故備記之
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
看又到我只似此等說話那個不得知只是不肯修
行下手做工夫來底只是未到千了百當田地過
在甚麼處過在不勇猛不精進不堅固不久長暫
時發肯心未幾又退了考其退道心底因緣有三
種累第一無間僧俗男女各各爲身口所累其次
有眷屬者爲眷屬所累有家火者爲家火所累這
三種累累殺天下人盡天下人遭這三種累忙了

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
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痴造了無
量大小惡業只是不悟不悟者何不悟其身體着
屬家火皆不是爾的今天向爾道三種不是爾底
爾尚未信山僧爲爾索性從頭說破爾家初來母
腹中投胎之時單單只是一個識神何曾有身體
來此個身體乃是父母赤白和合結成底一塊頑
肉本無知覺不知痛癢冷熱饑飽苦樂因爾一個
識神着在這一塊頑肉之中從此有知及乎出胎

洪武庚申
下里子進
集

之後索性認着喚作我身向道身非我有決不肯
信佛祖憐之乃苦口向爾道此非汝身此是精血
結成底臭皮袋不屬你管不由你差排以至生老
病死皆不由你處分你從生至死向這臭皮袋上
用了多少恩愛情義種種保養護惜醫治安排他
只如盛夏炎月有一壯漢忽於黃昏之際得個急
症死了死到半夜時分便覺臭穢逼人近傍不得
急急用棺材盛却盖却等不到鍾鳴天曉急急扛
出燒了縱是至親至愛底眷屬也不容停畱矣以

此觀之昨日晚間猶是一個健漢今日早起便做
一撮骨灰知他一個識神又向何處去了如此恁
變並不由你既是你身體合當由你管既不由你
管如何妄認他是你身徒爾遭他所累退却道心
你之眷屬亦然彼此拖個臭皮袋彼此不自由彼
此管不下無常到來彼此替代不得平日眼前彼
此被一種恩情纏繞喚作眷屬眼光一閉之後彼
此不相識了如何妄認他爲眷屬遭他所累退却
道心你之家火亦然眼光脚健之時計較經營慳

未守護將謂自千萬年得它受用誰知一氣不
一毫也將不去汝何妄認是你家火遭他所累退
却道心今日諸人既聞此話便合回光照破痛自
省悟於此三種累上莫認着莫戀着莫貪着安其
定分任運過時却須撥轉念頭向生死事上奮發
勇猛精進討箇分曉天如此等語咬破舌頭血淋
淋說出明白痛快大提醒人學人勿以言語粗淺
忽之世間華美文字不肖也曾看過來都只是浮
言浪語鉄圍疊嶂苦海增波何益人性地分毫爭

如這一段苦口喫緊俗話使人讀之心開目明毛
髮頓豎假若從此看破一切無常塵念頓灰道心
長進猛然叅取理窟靈光忽爾透露此時華嚴會
上何限逍遙三十二相爲法身天人大士爲眷屬
七寶蓮臺爲報土千生萬劫永脫沉淪豈不慶快
哉人人有此分只無柰爲情塵所迷剎那回頭請
細叅天如和尚口中老婆舌頭語

真定

古人云凡人除境不除心聖人除心不除境又云
閉目不觀便是一重公案蓋言人性地既徹縱令
涉境亦能轉境不爲境轉非爲心能不動便可無
所不做也是言不必除境不是要去尋境若着意
除境除卽是障若要去尋境尋更是障清淨經云
制而無着放而不逸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真定
也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故來
就喧天隱子曰若徧行諸事言心無所染於言甚

善於行極非今之人徧行諸事而言心無染者甚多借六藝以文姦言不獨僞儒僞釋道亦有之卽如色慾一節廣行淫事慾海無津而曰我迹雖如此心不染色又如財貨一節巧取善奪富積丘山而曰我迹雖如此心不染財誰其信之此不是錯認了道理不過假借大法躲閃遮飾何益人毛髮事祇招重業耳吾曹戒之

破妄

世界衆生皆依妄立妄如不生空於何有破妄發
真應化淨妙佛土在世出世已離執着若迷妄不
盡猶難語真元妄盡真現無世可出

撤障

今夫鏡以墨塗之則暗而不見丘山以粉拭之則明而照萬物小照大明則大照小照則見形骸矣大照則見鬚眉矣不見丘山者衆人是也見形骸者賢人是也見鬚眉者聖人是也鏡本明垢昏之人心本靈慾障之夫爲道亦撤障而已大慧曰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刳情

蛆生乎醬亦死乎醬人生乎情亦死乎情太極混
混虛無寂寥形氣何有玄黃不立誰爲礫裂生此
兩儀混茫胚胎墮于陰陽陰陽動靜乃分五行埏
埴陶冶萬靈蒸出煌煌神明投彼幻殼真乃投幻
幻乃雜真譬彼玄珠溷於沙礫百骸外障七情中
起萬物紛遯嗜慾橫生煽誘迷惑亡有紀極一真
失主乃爲幻使如良子弟入亡賴黨久而相忘受
引被誘作亡賴事如鬼蜮傳虎實爲虎殺迷不自

悟轉爲虎役遇境卽住見物必貪經營無益力求
難得煌煌靈明化爲識神如良子弟而誤作賊聰
明閃爍奔走馳驚思慮擾之憂樂汨之大水淹之
大火焚之晝念迷倒夕夢亦如之人久爲倥忘其
爲人良久爲賊忘其爲良形骸嗜慾以爲沙礫溷
我玄珠曾不得出及幻軀敗障物暫離迷情不盡
靈明罔超愈墮昏暗業力驅之隨彼推轉因業受
報毫髮莫爽倖復投殼旋被障礙如狂子喪家皇
皇奔走水陸舟車逆旅郵舍經過凡幾竝非其宅

如漂舟入海汎汎蕩漾島嶼洲渚深澗淺瀨漂泊
凡幾竝非及岸靈明受障歛弄亡極昏時爲業明
亦非悟爲業則墮福亦不了昏惑之中有清有濁
有邪有正有善有惡有賢聖豪傑迷情不盡同一
不了故明者昭昭總爲昏使福報旣終還歸于業
萬劫千塵循環輓轡亡有解脫害我者形賊我者
情忘其爲害力求養之不悟是賊愛而寶之水漲
必溺火炎必燃用久必傷勞極必敝造物陰陽得
牢籠我至人悟此剎情剎識寂滅虛無歸于自然

返于無極聰明既絀窅然混沌混沌之中靈光乃
現跳出陰陽脫離生死寓形爲人安能障我離形
爲道還同虛空天地有終虛空不滅是爲至人
耽溺昏迷侵精耗氣愚人以苦爲樂戕殺暴殄損
人利己凡夫以罪爲福至人視之以爲苦而愚人
視之以爲樂至人視之以爲罪而凡夫視之以爲
福若知其爲苦則不耽樂矣若知其罪則不享福
矣魚之在水也人以爲水而魚不知其爲水也蛆
之在糞也人以爲糞而蛆不知其爲糞也至人之

視凡人也亦猶人之視魚蛆也知其爲溺則一登
卽彼岸也知其爲苦則一返卽樂土也故聖凡無
他在迷悟之間也以人而視魚蛆則魚蛆迷也人
悟也以至人而視凡人則凡人迷也至人悟也
人知愚之爲愚而不知明之爲愚人知迷之爲迷
而不知悟亦有迷精神閃爍才思簸弄本自惺惺
轉成憤憤是明而愚者也明于其甲或昏于其乙
說時暫悟對境還迷是悟而迷者也釋氏云一切
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無論衆生造惡積業自取沉

淪苟未悟性地則雖鉅儒文章豪傑功業作諸善
事修諸福緣行高當世功滿人天而因屬有漏道
非超脫皆謂之有爲法皆是識神生死之根塵劫
之種如悟其夢泡去來無心應緣不留則雖有爲
而亦無爲也若厭其有爲畏其無常遺棄事物逃
於空虛則雖無爲而亦不超脫也膠有爲而住則
落有有固累其清虛厭有爲而逃則落空空亦戾
於圓覺故非有非無常應常寂此大道也

解脫

輪迴之苦以人作輪迴之業也地獄之災以人作地獄之業也不能超凡以人不斷凡情也不離鬼趣以人不超鬼見也不出三界以人不脫三界之識也一切六道四生以著實也非想非非想以著空也悟此則可以解脫矣

知非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旁生相應乎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省身者學之實也知非者道之進也

了手

○者無極也道也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斯乃道之體也神也虛也混沌也溟滓也鴻濛也無始終無代謝無生滅者也無極而太極☵太極含三爲一中具五十五數中○者乃其本體也太極一判兩儀生焉☵之動生陽也根乎陰也☷之靜生陰也根乎陽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生數一成數六火生數三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金生數四成數九土生數五成數十此五行生成之

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陽奇陰偶之數也
一者奇數也二者偶數也三奇爲乾純陽也三偶
爲坤純陰也乾神也性也坤精與氣也命也乾以
純陽而在上坤以純陰而在下乃成一陰一陽之
謂道也此人生之初則然也陳上陽子曰一陽者
本乾也因貪癡之後乾之一陽乃寄於坤之中爻
實而成坎一陰者本坤也因錯亂之後坤乃破乾
之全體乾乃虛其中而成離離永也居東南方木

也火也坎鉛也居西北方金也水也火炎木浮而
在上爲主水降金沉而在下爲賓此乃人道也此
爲世間法也此爲順五行也今焉火木雖存使之
就下而反爲賓金水雖沉使之逆上而反爲主是
謂之仙道也是出世間法也是爲水火既濟也是
爲顛倒五行也故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丹又曰五
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仙道惟在
逆脩也逆脩之事在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
虛至於化神而又必還虛然後爲了手者何也無

極立爲太極太極分爲陰陽陰陽散爲五行五行
生爲萬物一落陰陽便屬形氣一屬形氣便有盈
虛消息生死成壞所以至人修道至煉完精氣猶
在陰陽五行代謝間必至化神而又還虛然後超
出陰陽五行由太極而歸於無極而與混沌溟滓
鴻濛之初渾合無間矣斯乃爲至人了手之時也

慧業

謝康樂云得道須慧業文人理誠有之涪陵女子
至心誦經修大智慧轉世爲黃庭堅夙植種智因
果則然然文人之病在務浮華逞乾慧耗真氣漏
靈光以故聰穎之士顧反不如樵朴之夫徃徃了
道彼外示樵朴內含靈明也文人得道度世代不
恒有古今惟南華冲虛淮南晏倩稚川通明蕭子
雲施肩吾陳陶顏魯公數公而已多知爲敗多言
數窮是道家之大忌也

供奉

廣桑子與梅禹金氏季豹氏孺子氏泰符氏登天
逸閣而望陵陽敬亭諸山禹金曰夫恬憺穆愉者
道也李供奉豪逸簸蕩去道萬里司馬子微不云
乎心死神活魄滅魂昌乃許供奉可與神遊八極
之表至人故不棄豪士乎廣桑子曰道不取寂道
不取靜道若取寂木石是道道若取靜麤麤是道
逸蕩所以歸穆愉也人亦何嘗有真逸蕩乎平居
洸洋自豪小利輒涎小害輒戰小快輒喜小觸輒

瞋何逸蕩之有真逸蕩則恬愉矣太白狂客特立
睥睨萬物不入其例懷故可與了大道也

宗行

人生乎情死乎情愛河者苦海也萬劫千生所以
沉淪而不得超越者此情爲之障也故忘情絕念
則返於虛無而可以了道可以超劫然大如來不
曰大慈大悲乎不曰救苦救難乎不曰捐身以爲
衆生乎上真不曰度盡世人然後上昇乎故知忘
情非土木也斷愛非殘忍也有至情而能忘有大
慈而不着耳能忘則雖普愛萬民億衆不礙虛空
不能忘則雖眷睨一妻一子卽屬情障佛法云不

思惡不思善善且不爲何況於惡然則善亦不當爲乎曰善不當爲豈遂爲惡邪如來之意蓋善行當積善念不可着也身甫爲善而此中沾沾自喜自得安得而不障靈明損真氣也心不思善兀然虛空而六度萬行無不修三千八百無不積成道必矣禪林以悟明心地爲宗門以行善實際爲行門夫宗行何可分也

苦行

聰明之人徃徃謂學道在脫洒不在拘局在妙悟不在苦求余謂此乃聰明人掉弄口舌非實際語也夫所貴乎道正惟妙悟道而一悟欄柄入手何脫何拘何苦何樂如其未得必須內堅肯心外厲苦行蓋苦行可以消罪業增善智道乃可望豈惟常人雖古大聖靈人亦未有不從此中得者釋迦自離淨飯之宮遍參學徒盡歷外道然後抵雪山而精修六年勤苦亦至矣乃入道證聖固非安處

王宮燕坐得道也。佛告阿難。汝但見我成佛。不知我從無數劫之勤苦。至今乃得。是又不止一世矣。善財五十三叅。然後大悟。達磨九年面壁。然後見性。釋惠可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乃得其法。中峰禪師。迷昧不通。自誓獨立七日。不悟。當墜崖而死。七日而明。見心性。馬鳴生。隨神人負笈西之。女兒山北到玄丘。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乃得授太陽神丹。李八百。故爲惡瘡。以試唐公房。令其三婢舐之。身舐之。妻舐之。無所不試。過而後得度。

世之訣陰長生爲馬鳴生執奴僕之役親運屨之
勞十餘年不懈同時共事者十二人悉久而歸去
惟長生執禮彌肅乃授太清神丹經桓闔執役陶
隱居辛勤十餘年乃先隱居而得道葛洪聰明絕
世勤求二十年不悟晚乃遇鄭真人而授道丘長
春求道數十年至飛石折足而不悔始得證悟真
誥云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嶠冢山積十二年仙人
數試之無所不至遂賜其神丹一人好道而不知
求道之方朝夕拜一枯樹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

不倦枯木一旦生花花有汁甘如蜜有人教令食
之卽仙一人旦日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伯
出而指示得道中岳如是用心精誠之至也天下
之物未有不用力而倖得者況於大道而可以無心
散漫倖倖而成哉莊生不云乎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矣

資學

高邁疎朗之人易於擺落世緣少所黏帶而恒患
條理不密乏檢點精嚴之功清約溪刻之士多能
謹守繩墨不敢放逸而亦病器量不宏寡廣大茹
納之德故嘗爲二語勿以拘局損其消搖勿以寬
舒忘其檢律金以煉而精資以學而成

學道堅精

夫道者通天徹地長養萬物頂立古今詎常人所
能擔當哉非死心硬脊梁鐵漢必不足以辦此一
段大事鳥窠禪師坐禪鳥巢其頂恐驚鳥壞卵兀
然不動至鳥卵出雛而後出定郝太古真人坐於
沃州橋下不語常爲小兒輩戲累輒石爲塔於頂
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汎溢而不動而亦不傷
如是者六年古至人修道勇猛堅精如此是爲鐵
脊梁漢了道何疑今人學道操作輟心跨兩頭馬

朝爲而夕欲其成坐此而心馳於彼若然而胡以
得道乃猶諉曰道繇宿骨非力學所致嗚呼余每
念及此事未嘗不痛哭拊膺也

學道患有住

廣桑子性好施頗自見德爲吏五載交遊親故踵
接廣桑子樂焉婦亦不倦婦之不倦難矣廣桑子
好施而自見其德其住於施也道之所大患在於
有住哉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此達磨之所以誨梁
武也

序卦諸人天小果育龍之因北其觀之而以病樂
致然而自見其斷其卦於此其之而大患其於
卦貴桑子樂其斷其亦不於其之不於其矣貴桑子
貴桑子卦致其自見其斷其正其交其其其其

學其患其卦

求真師

玄門了道在了精氣神精吾精也氣吾氣也神吾神也離吾心也坎吾腎也汞吾離也鉛吾坎也吾鍊吾精吾鍊吾氣吾鍊吾神取吾之坎填吾之離採吾之鉛點吾之汞自是而結胎自是而出神自是而混沌如綿自是而虛空粉碎若然大修行人止須獨坐深山清虛高貴不求法財不依外護不勞奔走不帶是非只一蒲團便足了道詎不美哉修行人其誰不之願也然詳考古今列聖群真論

殊不爾張紫陽云大藥不求爭得遇遇之不鍊是
愚癡又云須知大隱居塵市何必深山守靜孤又云
未煉還丹莫入山山山內外盡非鉛此般至寶家
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又云休施巧僞爲功力認
取他家不死方又云只因彼此懷真土遂使金丹
有返還又云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令人失笑薛
道光曰真一之精造化在外又曰金丹者先天地
之一氣交結而成爲母爲君爲鉛故謂之虎也已
之真氣後天地而生爲子爲臣爲汞故謂之龍也

金丹自外來吞入腹中則已之真氣自下元氣
中湧起似風浪翕然湊之如臣之爲君子之爲母
又曰金丹大藥家家自有不拘市朝奈何見龍不
識龍見虎不識虎逆而修之幾何人哉陳上陽曰
龍者離中之陰虎者坎中之陽降我家之龍則汞
不致於外逸伏彼中之虎則能得彼之鉛華又云
此丹在人類中而有在市廛中而求所謂神州赤
縣者乃大藥所產之處固非深山大澤所生亦非
名山洞府所有故我師云靜坐一件是得丹之後

事也。薛道光曰：此般至寶，家家自有，以其太近，故輕棄之，殊不知此乃昇天之靈梯也。陸子野曰：且道長生是何物？咦！子子孫孫因順去，逆來永壽歎。誰知上陽子曰：金丹之寶，人人有之，家家有之，愚者迷而不覺，中常之士偶或聞之，亦不信受，反爲謗毀。道光曰：同類者無情之情，不色之色。子野曰：二八相當者，在於得人，得人則藥物無虧耗，鼎器無滲漏之患也。又云：汞是我家元有物，鉛是他家不死方。又曰：作丹之要，與生身同意，但有逆順之

不同耳。上陽子曰：真鉛一物，最不易尋。貧者患無財，有財患無地；有地患無物，有物患無侶。道光曰：偃月爐、北海是也。元始祖氣存焉。又云：龍不在東，冥虎不在西。山、天、上尚且無家，中豈得有家家？自有逆而修之，還丹可冀。子野曰：西華太乙夫人曰：乾坤陰陽之門戶，乾道男，坤道女。時人不識真陰陽，茫茫天地尋龍虎。上陽子曰：左爲我，右爲彼。彼居上而我居下，彼欲動而我欲靜也。又曰：大修行人煉已純熟，身心不動，魂魄受制，情慾不干精。

氣滿盈如驟富之家何處不有金玉待彼一陽初動之時先天真鉛將至則我一身之精氣不動只於內腎之下就近便處起一點真汞以迎之此謂前行短也真鉛既渡鵲橋之東汞與鉛混合却隨真鉛升轆轤三車由雙闕夾脊上入泥丸遍九宮注雙目降金橋下重樓入絳宮治煉此爲游行自有方也此爲後須長也然後歸還黃庭神室交結成丹此謂歸來却入黃婆舍而嫁金公也此爲顛倒五行而逆修也子野曰陽精實坎中之金雖從

外來本身內之物上陽子曰陽精雖是房中得之
而非御女之術若行此術是邪道也道光曰首經
卽白虎初弦之氣卽非採戰圭丹之術若說三峰
二十四品採陰之法卽是誹謗大道九祖永沉下
鬼自身見世惡報也又曰真鉛真汞不離日用之
間顛倒修之大地俱成至寶也古歌云朝朝只在
君家舍日日隨君君不知上陽子曰先天一氣旣
自虛無中來却非天之所降地之所出又非我身
所有亦非精亦非血非草木非金石又曰吾所謂

氣却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氣之名須究
內外之道氣之在外者曰黑鉛卽金丹之道也氣
之在內者曰黑汞卽修定之道也又曰獨先天地
之精屬陽聖人修煉以爲丹者此也雲房老仙曰
漱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又曰四大一
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趙中一云一身內外
總皆陰莫把陽精裏面尋白紫清云其精不是交
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又曰若陽氣潛藏必難求
之也直要有力者然後能求之紫陽真人乃依馬

處厚之力王仲熙乃得富鄭公之力石杏林以金丹大道授薛紫賢云可急往通都大邑依有力者爲之蓋虛無中來却不是從天上落底既不從天上落又非自己所有瑩蟾子曰內藥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外藥者有爲而有以爲也內藥則無形無質而實有外藥則有體有用而實無金碧經曰磁石吸鐵隔碍潛通正陽翁曰有無交入爲丹本上陽子曰大根法器旣得師指半個時辰之用必先煉已持心方許行此半時之事若無煉已之功却

下手于一時之中入恍惚杳冥之內求此先天一
氣之大藥豈不危哉何謂煉已去色慾絕恩愛輕
財貨慎德行四者謂煉已之大要長生劉真人洛
陽三年煉已也泥丸陳真人酒肆淫房戲歷煉煉
已也非特忘之要能降而伏之絕恩愛去執著對
境而不著境又曰財可以勗鼎可以惠人以財使
人必得其情則牟尼之珠無價之寶得矣希夷老
仙云若貪天上寶須用世間財此寶世間有惟用
財以得其歡心又憑德行以濟之王重陽曰香從

臭裏出甜向苦中來上陽子曰人稟先天虛無杳
冥真一之氣而生者也則知母之復有母也則知
真鉛之祖宗也又曰彼得知最卑下處有道存焉
佛祖云到這田地聖凡不敢一窺外魔潛覷不得
洞賓曰飲酒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看又曰
六祖云長坐拘身是病非禪三藏師于曹溪大鑒
一日見僧結廬而坐藏卽前呼之曰我西域最下
根者不墮此見馬祖南嶽住菴日唯坐禪讓禪師
故將磚於庵前磨祖曰何爲曰磨磚作鏡祖云磨

磚豈能成鏡師曰然坐禪豈能成佛馬祖言下頓
悟叅同契曰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
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又曰偃
月法爐鼎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
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又曰欲作伏食仙宜用
同類者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陳上陽曰
聖人之道是用陰陽修之以出陰陽用世間法修
之以出世間又曰愚人或謂日月對望爲地所隔
彼豈知天之高遠而陰陽之氣有隔碍潛通之理

陳泥丸曰言語不通非眷屬工夫不到不方圓上
陽子曰有乃坎中之戊土內有先天真一之氣無
乃離中之已土中藏後天自然之永無有已性有
卽戊情若已之性能奉戊之情則情之義肯戀性
之仁矣陳上陽曰此金在鴻濛混沌之先太極未
判之始元屬於乾故謂之乾金大劫欲交則謀報
混沌之德者至是以乾初交坤此金顛蹶蹄驟奔
入坤宮謂之坤中金坤得此金內實而爲坎坎之
正位居于北方癸水之地是坎爲水金藏其中坎

謂之水中金水中之金爲先天之寶不能久居於
後天之坎因化爲兌兌或躍於北方之坎戶古居
西方之酉方則此金日生夜長酉之正位屬兌是
以此金主行丹道於兌之中故謂之兌金也煉丹
之士尋微索隱原始要終格物致知探其源流審
其根苗若煉金丹必求此金若求此金不求於乾
不求於坤不求於坎專求於兌兌之爲物乃坤月
同類是云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兌之爲妙代
坤行道故煉金丹除此兌金餘皆旁門不能成道

又曰大修行人參煉九還金丹須明此金乃西方
兌中之金也先辯真心求彼兌金立置壇墠常加
謹護隄防固濟以待此金之生水也所生之水光
當推度而明辯之要知此水是先天之水耶是後
天之水耶若是後天則水混濁不可以煉還丹若
是先天之水又待其水之清而用之也又曰金與
水同名曰情木與火同字曰性情居西北性主東
南東南曰我西北曰彼金水之情自然而外來尅
木火木火之性乃內還而結金丹是爲金來歸性

初乃得稱還丹又曰立義設刑所以防其欺詐當
仁施德所以誘其歡心又曰河上乃愛河慾海之
喻婉女卽自己陰汞之精何謂靈而最神以其功
能生人能殺人又能合丹當寂然不動之時一靈
內養忽感而遂通之頃奔驟如神境動情生福從
色敗意念纔起汞逐火飛非彼黃芽之一陽不能
制服黃芽卽先天之氣真一之鉛煉此鉛氣以爲
根基其汞自不奔逸何哉陰陽配而使然也若物
無陰陽是違造化之天背生物之元故修丹者不

離陰陽以立根基倘真一之氣既還丹成熟則方
跳去陰陽之外世之愚人不看丹徑謂修行者必
居深山必先孤處必棄妻子必當辟穀必合無爲
必要打坐以此爲道何其愚哉若也不用陰陽不
究五行不辯金木不知龍虎不識鉛汞不明坎離
只以無言爲可成道是以參同一書力救其弊道
德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
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又曰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又曰致虛極守
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又曰惚兮恍兮其中
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
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
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又
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
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又曰夫佳兵者
不祥之器物或惡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又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又曰昔

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蓋聞善攝
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
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
死地又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
其子旣知其子復守其母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
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兵者爲之下又曰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陰符經曰觀天之
道執天之行盡矣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
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物定
基又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又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
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又曰天之
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又曰生者死之根死
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翁葆光曰金骨秘
要得遇之者皆夙有仙骨祖宗陰德累積深厚也

然亦須有財力結丹友三人方能成就陰真君六
五精微論曰欲學此道須假資財如無資財金丹
卽不成也又須三人方可修煉涵蟾子曰世間之
學道者多以女子首經動時相交採取淫泆之氣
以爲道猶如接竹點月不亦遠乎彼豈知採取要
識清源和合要知時節方可成丹龍眉子詩曰有
形生質皆非正無質生形始是玄涵蟾子曰九鼎
乃九轉之義陽數極於九而言非真要煉九鼎而
後可以成仙也白玉蟾曰元來家裏有真金前日

辛勤枉用心既得長生畱命訣結茆靜坐白雲深
又曰離坎非心腎東西不肺肝趙緣督子曰王鼎
真人百章集云凡俗欲求天上事尋時須要世間
財若還少行多慳慳千萬神仙不肯來抱朴子云
按董仲舒撰李少君實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
家貧故出仕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仙傳
云鄧郁之與徐靈期結方外友遇至人得金鼎火
符之術郁之以資財讓靈期成道而去郁之遂苦
無法財惟此志不退梁天監初臺司奏少微星現

南楚長沙分野武帝勅監軍採訪得之詔問所修
答曰貧道修煉金液而缺丹財帝賜金帛子欠於
南岳選其幽勝立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後於
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就石壇升天又曰奈何世
之學仙佛者不得正傳聞之莫不大笑唯信一絲
不挂萬慮皆空只從事坐禪流於空寂斷滅而已
豈知真心中造化自然妙用名爲不空要成身外
有身之道非依有德有力者不能成事又曰聞道
之人所爲與俗無異所知與衆不同彼須參透仙

佛之心難以悟人人莫知識凡言法財一項莫不唾罵之孰從而信哉復有無行之弊子淺學之邪徒執此說爲規利之柄資身之圖穿鑿引援欺騙財賄而終不知法財所用之的或曰燒煉金石草木或曰天癸圭丹三峰採戰混元胎丹天庭至寶有形有質并諸邪說穢行等類誑惑迷人不可不鑒殊不知此乃自然之道先天真一之氣白虛無中來佛祖所謂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本無形質感而成象是名玄珠豈邪僞之輩所能知此又曰鍾

離真人云無心兀兀坐多年將謂神仙已有緣不
解龍吟并虎嘯謂之枯坐又徒然呂真人塞頭垓
歌曰又不見三衢趙樞密叅禪作鬼終不識王鼎
真人曰陰宗不識陽門戶只管人前作坐忘曹真
人靈源大道歌云只道行禪坐亦禪聖可如斯凡
不然吳真人證道歌云若將打坐作修行謾以禪
和空到老張紫陽悟真篇敘云其中唯閉息一法
如能忘機絕慮卽與三乘坐禪頗同若勤而行之
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

用遷徙之法陳翠虛真人紫庭經云惟此乾坤真
運用不必兀兀徒無言無心無念神已昏安得凝
聚成胎仙又曰坐禪公案非無其事但此事在玄
珠已成聖胎已結之後若學道之人未得摩尼之
珠便學坐禪空其五蘊淨盡六根議論談說不著
於物此乃頑空無益於事終流於斷空寂滅而已
故上項公案祖師不取人要知禪中有大機大用
在其間豈專在於空坐而已哉又曰一點陽精秘
在形山不在心腎而在玄關一竅爲學不識陰陽

不知時候不能還返止於自身內摸索而認彼昭
昭靈靈之識神以爲真實轉轉差馳如鍾離云莫
執此身云是道卽忠國師云莫認自己作清淨法
身也崔公云是性命非神氣卽景岑禪師謂學道
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又無名子云尸解
投胎出神入定千門萬法不過修陽裏陰精之一
物而已卽暉禪師謂蚤擬移住處圓澤云三生石
上舊精魂也蓋心性神同出而異名似是而非也
卽永嘉所謂心意誠是也其虛靈知覺明徹變通

伏藏萬境呼吸千里可以逆料吉凶可以推測造化事來能明物來能應建功立業治國齊家萬物之靈無出於此故舉世之人俱認此爲真實惜乎此靈寓於四大假合之身旣不能返老還童遂不能畱形住世及其疾病纏身平生所學都用不著且待氣竭人亡身已敗壞此靈失所依附未免逼合鬼流生死無有了期此圓澤三生石上舊精魂是也故投胎奪舍坐脫立亡出神入定四果之徒皆爲陰鬼尚在輪迴中走而非純陽之金仙是以

聖人不取奈何世人根器淺小莫測玄旨各隨所見而成差別致所無爲之人不信有爲之法執空之輩不知不空之妙豈明生殺之理不悟賓主之機又安識元精元神元氣之玄便認識此昭昭靈靈之識神爲心爲性本來面目爲父母未生已前身者良可歎也若果是識神言語機巧則人人已具何用更修殊不知此乃遊魂爲變萬劫輪迴者安足以言圓陀陀光燦燦之寶珠金剛不壞之聖身也哉又曰復命篇云人有最靈物依稀在北辰

又云悟來惟一物昧處隔千山又曰竟不知爲何
物在內卽非心神魂魄精意氣涕唾津精淚血液
在外卽非金石草木硫硃鉛汞此乃先天真一之
氣自虛無杳冥中來又曰李衡真人云莫若此事
無人得我見世間無處無又曰古德云有爲雖僞
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真趣之則聖果難證又
曰太乙真人破迷歌云行氣不是道呼吸亂營衛
咽津不是道津液非神水存想不是道畫餅豈能
餌採陰不是道精竭命隨逝斷鹽不是道飲食無

滋味辟穀不是道飢餒傷腸胃休妻不是道陰陽
失宗位如何却是道太乙含真氣又曰聖師之言
曰此道只在世間九天之上鉛汞已乾竝無藥物
九地之下魂魄純陰不可成道惟人也立乎天地
之間稟陰陽之氣可成仙佛而不在乎無人迹處
也所以薛真人和光混俗而了此事但百姓日用
而不知耳又曰凡見和光混俗之人必輕鄙之是
以仙佛多被毀謗又曰鍾離翁云生我之門死我
戶幾個惺惺幾個悟夜來鐵漢細思量長生不死

由人做又曰人本父母元氣而生非元氣所結之
藥不可補劉海蟾曰傳聞世人有金丹不在水不
在山元來只是在人間馬自然曰還丹還丹從此
識本在人身體外覓記說下手于中醜大笑教君
不合口元來只是這些兒往往教人天下走陳泥
丸曰朦朧只在君家舍日日君看君不知天來子
青龍歌曰要修行休惹債酒色財氣誰不愛常人
愛著損精神我若愛時無障礙我愛色與人別不
向洞房深處歇煙花堆裏隱神仙靈山會上尋迦

葉我愛財有道來不買佳人美貌才買個嬰兒并
姪女終朝清淨坐丹臺呂祖敲爻歌曰也飲酒也
食肉守定煙花斷淫慾色是藥酒是祿酒色之中
無拘束只因花酒悟長生飲酒帶花神鬼哭道力
人真散漢酒是良朋花是伴花街柳巷覓真人真
人只在花街翫摘花戴飲長生酒景裡無爲道自
昌一任群迷多笑怪仙花仙酒是仙鄉只修性不
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
靈難入聖陶都水曰家家盡有長生藥時人取用

皆差錯嗟乎歷考往古聖師立言明道皆云大道
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內非精神氣液外非五金八
石一身所出謂之獨修一物專修性宗謂之萬劫
陰靈往往又曰家家有之日用不知所謂先天一
氣自虛無中來大天虛空宜有混元真一之氣從
虛空而採取之不亦可乎乃聖師父曰九天之上
鉛汞乾枯竝無藥物然則先天藥物在人身中有
明矣陰陽交會當求之坤宮然而復非三峰採戰
邪徒穢行藥物何在採取何術卽又非人揣摩猜

度可得于此透過大道立成矣此大修行人所以
汲汲求真師也

修悟

或問溟滓子曰學人十生萬劫修行不超三界有
刻下頓修立地成佛者何也曰亦修亦悟也修而
不悟多生未免遷流修而一悟刹那便可了當

得一

夫披寶翳青堅英餐華日魂珠景照韜綠映迴霞
赤童玄炎飈象斯以言乎含清而滌穢者也鎖骨
動節漱液攪池左玄右玄三神合真左黃右黃六
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
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強斯以言
乎導滯而通關者也閉睫而存萬里收輪而聞金
玉常居而修八霞手旋而採明暎吐氣而習洞觀
密呪而呼流鈴和真而按山源致靈而却萬邪按

祝而通天庭益易而放流淫存炁而按三素雲受
洞而朝太素三元君存日月而入明堂服三氣而
令如綆葆玄精而填腦宮者斯皆上真靈人之秘
檢玄文也然以之固內通靈可也猶涉乎術也涉
術則有待也夫大道者無爲也其來無影其去無
形其前無端其後無倪不存而存不住而住立于
玄冥而行于萬有出乎萬有而入乎太空不可以
智得不可以力索其真完乎其神潛乎其麤絀乎
去去可廢矣太上云得其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空有

夫有而一冥收者也空而萬法羅者也以冥冥有
有合于空以萬歸空空統乎萬有合于空是故其
情不塵空統乎萬是故其寂不槁至人馳尻輪而
四郊墊氣毋而六幕乘龍躋鞭律令徙川岳奔神
靈者空也遁乎杳眇之墟息乎恍惚之庭燭龍火
之而不見章亥步之而亡極隸首布之而不得羲
和追之而蹉後者有也夫窅而求諸空者以莒挈
水以手搏虛者也執而求諸有者以石浮淵以肉

飛天者也鹿園居士曰谷神不死谷神非有也不
死非無也故曰有欲以觀其竅是照其有歸于無
也無欲以觀其妙是照其無生于有也有無合一
而出之不窮是玄牝之門而天地之根也老之兩
觀卽佛之一照嗚呼居士之於道也深矣

定慧

戒生定定生慧妙湛圓明方證佛果定而不慧定
屬頑空慧而不定慧屬情識或曰定自生慧何有
定而不慧慧生於定何有慧而不定修定者滯寂
沉空不求照了故有不慧末法禪僧多有之無始
多聞不得正定未全道力若阿難多聞未免摩登
幻攝首楞大定般若大慧雙修均等斯同如來

悟性

著萬有而膠膠擾擾以是名道則凡夫是道也離
萬有而冥冥杳杳以是名道則木石是道也性一
空而萬有自應卽萬有而一性自空道本如是悟
者得之

鴻苞集卷之三十八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東豫楊元吉貞伯校

智識

識神乃輪轉根因智慧乃菩提聖果原非有二衆
生迷而散漫智流爲識聖人悟而尋源識轉爲智
播弄蕩漾浮游亂想是識圓明澄徹真常不雜是
智逐物鑽研瑣碎支離是識虚心觀理籠統渾融

是智靜而死灰動而膠擾隨處染着是識寂而能
應應而常寂一切照了是智以意起解從見聞上
得是識以定發慧從根本中來是智籌利害審成
敗設權巧營事業造文字計人我恩仇分別想是
識洞邪正燭凡聖作真觀悟顯密實修證泯空色
根塵平等法是智神采外露愈洩愈窮如焚薪爇
炬終歸暗滅是識靈明內含彌出彌曜如百千日
月放大光明是智執識爲智譬如認賊作子轉識
爲智譬如自悟家寶

橫豎

纓索可以繫羊豕而不可以繫麒麟銀鐙可以鎖
獼猴而不可以鎖虎豹鞭箠可以驅驢駒而不可
以驅犀豸網羅可以張魚鼈而不可以張神龍造
物之於物無而造之有而化之而有不制於造化
陰以慘之陽以舒之而有不屬於陰陽真人云我
命不由天大運推實疇不謝哉至人超廣輪凋日
月混沌之期至矣我跣而立一氣之上從容之蛇
旁睨萬形之壞是豎出三界者也呼吸而窮四部

卷之三
二
剎那而周沙界三千大千隻履而遊無形不覩無
聲不聞是橫出三界者也

內外藥

修真之事有內外藥煉成已永謂之內藥修合服食之丹謂之外藥人十六歲以前謂之童真元陽未破童真入道止調合自身精氣神三寶便可了事歸真無事外藥之助十六歲以後元陽走失四大一身俱陰無陽非服食丹藥何繇却疾延年返老還童而度世成道乎然是外藥並非五金八石乃人元同類之藥也蓋金石砂汞非我種類服以固精氣還元神斷無是理竹破竹補抱雞用卵必

須人元同類之藥乃易施功煉成同類之藥爲得
人元然後安爐立鼎乃合地元藉以擒取先天一
氣乃合天元三元既備大道成矣外藥之助可以
補益身心然必有蒲團上靜功而後可以受補不
然內性不定外藥無功也或曰子云五金八石非
類之物不可修煉是矣然葛仙翁稚川言之甚詳
何也曰此古至人成道之後金石皆可點煉皆有
益於人人未成道而欲煉之以補益還元何可得
乎雖然人患虛不極靜不篤耳虛極靜篤性宗立

矣性立而立命以採取先天一氣從虛無中來蓋
有不_必於人元之藥者蹊逕不同皆可適國是皆
古至人已試之成法也

按周真一云王道所誤龍虎經註疏其說外丹皆
非以五金八石諸雜類爲藥材正取天地之精日
月之華混合造化以成神丹此與陰真人無質生
質是還丹之語正同王道註疏曰金液者稟天地
自然之氣憑陰陽純粹之精附陰於月爲陰之主
伏體中宮潛當戊巳爲至藥之父母豈有世間水

銀及山澤五金八石比並於神藥之母哉神藥是
度世延年之寶天地萬靈之祖世人甚難識之後
學以諸類雜物製造金丹則金丹容易得成所云
鉛汞二名者古人直說物象後人不解其意以朱
砂便爲鉛以水銀便爲汞此乃以假物合爲真名
亂其根本所以千舉萬敗終無成理又曰凡修金
液先須認藥物根元次驗其火候進退陽升陰降
不離子午之方日往月來必在卯酉二位用坎離
而行水火使龍虎變作夫妻還日精於月窟則鉛

內產砂戲朱雀於離宮則砂中生汞金由情也汞
由性也情性相包夫婦相眷自然而成金液也故
人之情性不離於身丹之砂汞俱生鉛內情性於
人非外物也砂汞與鉛非雜類也呂純陽云不見
九江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知還丹本無質
翻餌金石何太愚古真仙之語徃徃如此可以悟
丹藥矣

七

禮金杯何大款古氣幽之詩將到成道所以

武王聖高貴如華美所賦屏赫不曉幾世本無

公其德如如來地微我無暇世昌晚遇之

公曹司科不離公製我之新宋用主臨內對

由

公

慾清濁

富貴榮名酒色貨財歌舞聲伎滑神蕩志耗精傷
身故名之曰慾昏庸之人馳焉高朗者不惑也世
有清士之數者了不關於方寸而惟畱心詩賦山
水圖書古玩自昔名賢皆然其爲物潔其爲好清
較之前數者嗜愛洵天壤矣若究而言之亦慾也
登山臨水曠望俯仰必思佳麗思佳麗必營樓臺
營樓臺必及聲色嘲風吟月必耽光景耽光景必
動才情動才情必生歡戀圖書古玩窮搜索費收

藏罷精神長機械起貪恡發煙火故江總工辭賦
不免浮華之譏謝靈運愛山水莫逃心雜之禍元
載蔡京賈似道皆知蓄圖書古玩焉謂之非慾不
可也清濁雖微不同其爲喪心之物一爾夫靈臺
湛然大虛明鏡豈容有一物之滓點哉余見近世
名士相遇往往各以清裁賞鑒自負論三代漢唐
彝鼎金玉魏晉法書精而考覈辯而真贋譚議蜂
起舌爲燥而不止竭精以購剖腹以藏若以爲生
民百年之事盡於此矣余竊笑之此何益於吾身

毛髮逐外物而喪性靈亦大惑矣

返本還元

大道者本元也修道者返本還元也譬如我家一顆明珠失在他家一旦尋覓復還故處故曰先天言其在未生天地之先也天地未生之先此物已渾成具足人生而得此物此身賴父母而生此物在父母未生前已有元有而失之則以情塵物慾牴害之也至人知而修鍊還吾故吾遂超三界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復歸於四象四象復歸於兩儀兩儀復歸於
太極太極復歸於無極此返本還元也老氏曰道
生一一生三三生萬物萬物復歸於三三復歸於
一一復歸於道此返本還元也鍊精化氣鍊氣化
神鍊神還虛虛者道也無極也本元也陳上陽子
云精氣神三物順則成人逆則成丹何謂順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虛化神神化氣氣化精精
化形形乃成人何謂逆萬物含三三歸二二歸一
知此道者怡神守形養形鍊精積精化氣鍊氣合

神煉神還虛金丹乃成順則本元散走逆則返本
還元噫其旨微矣

澄神養氣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
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
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事出於從容
熟計深思徐出而應之常才可辦惟變起急猝飄
風迅雷神氣易撓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
之未有不顛謬者此須在平居澄神養氣乎

水清則魚出山清則鹿出此理也

山清則鹿出山濁則鹿亡此理也

水清則魚出水濁則魚亡此理也

人清則名顯人濁則名滅此理也

此理也

此理也

此理也

此理也

此理也

收斂精神

千金在橐輕視浪費一擲而盡惜而節之則差久
弢而藏之則有餘人之精神光芒閃爍如鉛易流
如火易發播弄揚露必竭而後已埋光塞兌沉默
斂藏則神完而精固至人其幾矣然收斂亦大難
哉內魔爲祟外境炫誘一事不檢則放佚一刻不
照則昏沉平居稍悟遇境輒迷終日提撕晷刻散
失乍起乍伏漸耗漸減身其餘幾必如龍抱珠如
雞伏卵如領嬰兒入市一步一顧久之而熟返于

自然渾成一片矣人生實難流光駛疾念之哉

實修實證

大道固至妙至玄學道在實修實證卽如六祖本
來無物誠無上菩提神秀拂拭塵埃亦學人切實
功行上智利根一悟頓徹何有塵埃安事拂拭如
其不然澄濁還清去垢求淨亦斷不可少研精日
久定力已成本來靈光一旦顯露佛氏有頓漸二
門遲速雖殊揔歸正覺根非上智逐妄迷真未悟
本來寧免塵垢不實勤拂拭而妄希頓悟曰吾無
物可名無塵可拭道在超悟不在精勤功缺行虧

謂無碍吾心未登彼岸遽議捨筏以此求道適燕
南轡末法以來去道彌遠每見世之聰明士大夫
多聞彊記執着識神以爲正見稍窺頓悟之言輒
附無物之旨鄙勤修而稱妙悟略實際而執玄虛
以見解爲正覺以功行爲妄因吐飲千經椎破百
氏口作津梁舌生蓮華儼真如之慧天人之師而
考其實際功行或大相矛盾權喜瞋恚是非人我
高於丘山而曰吾正知正見在千劫不磨一旦證
入前因悉空見利則貪見色則淫欲海無津而曰

予除心不除境吾外權示行五欲而其中不染也
乃復恃其狂慧傲然以無上菩提自居藐視人天
嘲侮周孔曰人天有漏報盡還來周孔人倫纏縛
世法吾雖未證聖果固佛弟子故當勝之嗟乎此
輩大道螟螣何能超越適自沉淪耳夫上知頓悟
逕超無物狂慧聰明已墮情識遽自許上知固已
謬矣悟道以見解行道以躬行定見定力妙在雙
修佛氏妙明圓通表裏瑩徹何理不悟何行不修
學人參悟玄詮必合以六度萬行行解並臻見力

卷之三
俱定純備圓滿乃證聖人流心執虛見口吐狂華
躬行背馳實際全少所謂見解尚屬影响何由得
到覺路知見既正千劫不磨向涉人我久染恩仇
一旦悟空揔之幻影理則良是吾謂前因之空恃
在脫悟今之聰明辯才者方在人我恩仇而悠悠
忽忽何時悟乎未悟言悟罪莫大焉鳩摩羅什口
能吞針乃可畜婦人其不能吞者不畜也夫口能
吞針者心能不染也今之士大夫口能吞針乎凡
人除境不除心聖人除心不除境夫聖人心不染

境境去則去境來則來如片雲之過太清非謂此
心遇境不亂而故求涉境也示行五欲若啖肥甘
而曰我能不染安在其不染染曰不染是大誑語
以如來澄湛圓明視諸天帝釋及世法中聖人固
誠相距萬里何者如來漏盡人天有漏如來圓通
世法執着故也若今之士大夫粗解佛理能說經
論輒小人天而薄周孔曰我法中故自如此譬如
黔婁范丹一空如洗驟入王侯之室見其金銀珠
玉珊瑚瑪瑙大貝碑磔輒認爲寶家蔑視富人亦

大謬矣。嗟乎世之聰明多聞談經說典者不少而
負高閎放往往無成帶業墮根良可痛惜。吾黨最
之。

道驗

金剛經云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相能障道故不取相學道之人惟貴虛明湛寂了然不住萬般祥瑞總不如無學道而有意希求靈驗取障生魔易墮邪見固矣然自學人求道其心固不可着相而靈光所現得道者亦自不能無如來三十二相彼自不取着而學徒衆生未嘗不見也宣律師持律龍爲現身生公說法石爲點頭跋陀翻經天降甘露雲光講道天爲雨華

孰謂妙明中寂無光景哉惟得道者自有之而不
自着所以爲妙龐居士偈云但有心無碍何愁神
不通世往往有枯坐之流負高好勝久不聞道耻
於叅問乃駕爲說道在平常不取光相金童玉女
天堂仙府幢幡寶蓋有俱不是吁得道而不取相
平常不得道者亦平常平常終身得道未耶儒者
曰先事後得然何可不得也先事後得得而無得
妙矣先德云語証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証不了
然不可取着切須記之

原道

夫躋窄嶺者耿培塿遊空洞者湫里巷泛絕溟者
失蹄涔探靈寶者薄塵堪夫道塊北而無垠靄霏
而無始無形而形形無色而色色無聲而聲聲無
生而生生無化而化化升非想之上而上上墜極
陰之下而下下出四部之外而猶外入芥子之內
而猶內孩天地駒億劫蟻萬物鑄靈人頓之八荒
八荒不能受駕之列缺列缺不能馳倒之義和羲
和不能耀沉之太濛太濛不能暗潦不能浸焚不

能然壘不能增挹不能損絕聰不能聞重離不能
睹神巧不能雕妙捷不能掉而靈人之方寸有焉
靈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踏日月而無影游金石
而無碍非靈人也道也夫道在昭昭則高才穎士
是道道在昏昏則愚騃賤氓是道道以無心得則
悠悠忽忽者得矣道以有心得則刺刺促促者得
矣昭昭非才穎也昏昏非愚騃也無心非悠悠也
有心非刺促也故古之人虛白以發光混沌以沉
慧猛力以進筏剗心以忘機若狸狌之捕鼠若鷄

鰥之守魚冀而似忘欲而似舍其神潛其性緩斯
度乎夫得道之人空空洞洞心琉璃矣晃晃朗朗
智日輪矣希希夷夷形神合矣溟溟泮泮物我混
矣能員能方能微能章能陰能陽能沉能翔變化
同矣夫日月晝夜行而不罷雷霆大聲訇訇而不
啞雲霞卉木絢爛而不湮大瀛海吐飲而不竭元
氣沕漠故也得道之人千年瞑坐塵栖其體一日
而遊翔萬里身披藍縷口拾地殘或處玉堂登寥
陽衣九霞而吸天漿終朝嗒然不聞謦欬一吐閤

論金匱丹檢六合莫容握而收之石頑木枯聲銷
影闕撒而放之萬神從行二儀稟令道何其大哉
而靈人又皆冥之不冥則住住則道不傳故人學
道則超天地不學道則蚊蚋等耳智者忘身以存
道有鏡乎此矣

無住

諸有妄也性空真也真不離妄妄卽是真除妄無
真人心一向爲諸有妄緣纏縛迷真逐妄除去諸
有心便清淨便是空若起心住淨淨亦是妄住空
空亦是妄六祖云妄無處所着者是妄自性含萬
法而亦無一法妄盡而空空盡而真性露此是般
若此是漏盡此是了義此是無所住而生其心

世宗皇帝御製詩集卷之三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涉世出世

許旌陽葛稚川先出世而後涉世者也范蠡留侯
先涉世而後出世者也許由巢父始終出世者也
軒轅黃帝以涉世爲出世者也軒轅所謂淤泥蓮
花非大聖上根不能也安期生陳圖南皆有志經
畧中原以機會不偶撒手回頭終踐大道諸葛孔
明根器不淺使其高臥隆中度世何難不幸爲先
主募出勞心竭精駈馳漢事竟以滅性夭年至人
塵視軒冕幻泡功名有以也

...

...

...

...

...

...

...

...

...

有爲無爲

許由延天下去隱于箕山務光沉於清泠之淵鮑
焦爰旌目餓而立槁披裘公五月披裘而負薪林
類帶索而拾穗魯仲連辭千金而蹈海陳仲子棄
三公而爲人灌園四皓薄駟馬高蓋而茹芝商山
嚴光摯伯陵輕漢爵祿而棲崖谷袁夏甫坐臥土
室王君公隱于壑東管幼安膝穿木榻孫公和獨
撫一弦近世杜五郎呂徽之諸君皆逃於空曠幽
絕人跡不到之處凡所以悅耳目娛心志養性之

具生人之樂無一有焉而寂寞顚顚終其身此豈
獨性與人殊哉盖必有所以易之也至人守真味
道與造化爲徒非分不處非力不食還元抱一潛
靈而葆光神明宅焉上 帝賓焉名書上清神遊
紫府其爲榮華受享莫大焉又何有于人間之富
貴福澤哉人以爲芳彼以爲臭人以爲珪璋彼以
爲腐鼠非惟不好直無所用之也世人不知乃云
古高人隱士惡榮利好清苦甘心窮約槁於崑穴
而已爾不幾於癡人說夢哉或曰夫無所爲而爲

者真大道也節士務爲名高庸夫競趨大利雖好
修有爲也貪名書上清神遊紫府而退處窮約亦
有爲也顏子簞瓢屢空又以蚤世彼知抱道而終
耳又何爲焉溟滓子曰競利務名有爲也修道而
求證道有爲亦無爲也 帝召桓闔陶弘景欣然
當之 帝乃召闔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
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乎古修道之士曷常不孳
孳求證哉不然彼其所爲棄榮甘寂勤身苦行何
爲者也且子謂顏子之三十二而終爲蚤世邪彼

所謂乘理而遊於無窮者也

無思無爲

人行百里則罷日月晝夜行幾十萬里而不倦人大聲疾呼則瘖雷霆響震百里而不啞人剪一絲則以爲奇造物彫衆形而不以爲巧人有心造物無心也人有爲造物無爲也人而得無思無爲之理侔造化矣有朝層城而暮析木者亦日月也有發長嘯而如數部鼓吹聲振崖谷者亦雷霆也是所謂純氣之守也

無心無思

心以載道害道者心思以悟道障道者思聖人無
心而道來居無思而道斯徹然則木石無心木石
道乎禽獸無思禽獸道乎曰聖人無心而心靈其
所爲無心者非木石也無思而思睿其所謂無思
者非禽獸也無心無思者去其識也心靈而思睿
者有其智也

借假修真

人之形骸假也性靈真也佛氏以此形骸爲泡沫
無常置之不寶而寶性靈是已然必性靈完徹真
我不壞而後可棄置形骸如其未徹則必畱形住
世以修煉性靈性靈未徹而形骸早彫則此性靈
無所栖泊不免散還造化而吾之與幻形相隨者
獨有宿生業趣任造物之所遷流而昏暗不能自
主矣是故借假修真形骸亦不可不寶也不然劉
根之先治身病○曇鸞之借仙方於陶貞白何爲

哉譬如借爐以煉金金成而後爐可棄此前人之
所未發也乃若煉性畱形長生久視此又仙家雙
修並妙與佛氏之作用異矣

學道因緣

大如來皆從歷劫修行乃證上果學道其重宿根
因緣乎曰宿根因緣譬如樹種種播華茂譬如屋
基基立屋牢成道之易實由乎此然有志者勿論
也夫大道人人本具個個圓成患志不立耳其志
誠立勇猛精進卽此精進便是機緣何問宿世哉
唐李林甫盧杞元載皆仙真謫降不可謂無宿緣
而大權入手傾險驕淫恣行不道積業墮根自取
淪墜誰能拯之根器雖淺者厲志苦行徃徃成就

卷二十八
縱見在不成今日之功行卽爲未來之因緣矣謂
前世無根今世又甘怠棄然則何時而得免遷流
邪

坐禪

坐禪儀式佛氏備矣放舍諸緣休息萬事身心一如動靜無間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卽覺覺之卽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乃傳燈則云磨轉豈得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何也蓋坐禪攝心心定珠現故能入道身坐心馳求定反亂故不能成佛故宜心打坐不是身打坐知心打坐則行住坐臥皆坐功也

人我相

大慧禪師曰士大夫官小人我小官大人我大肯
哉斯言人生得此理以成性得此氣以成形形生
神發以來性靈爲形骸所障天地萬物一體之念
爲利欲所遮而人我生焉以耳目口腹四肢百骸
爲我而思所以養之尊之榮之逸之快樂之以家
人妻子爲屬乎我而思所以愛厚之以天地間長
物爲我之所有而思所以畱之人有功能恐其壓
我而欲摧折之人有聲名恐其掩我而欲破壞之

人有富貴恐其妨我而欲攘去之譽我阿我者有
益於我雖不肖亦不覺雖覺之亦喜毀我敗我者
雖賢亦不覺雖覺之亦惡銜秩從我過者我曲培
其體進身從我拔者我曲庇其人大權在我手生
殺予奪可以舒布心胸發揚眉宇榮貴在吾身奔
走承奉可以外光九族內誇妻子當其勉強行一
二善事亦無非爲我它日富貴聲名地如其不自
顧惜觸情任欲專爲身家犯天下之大惡而無忌
梁冀田蚡林甫盧杞秦檜賈似道皆起於有我也

李德裕文彥博人我未盡者也豈維是哉
庭堅輩慈祥寬裕蕭灑風流居家孝弟持身清約
立朝耿亮的然君子路上人第天性疎宕而少方
嚴修大節而不持細謹一與程朱議論不合伊川
晦翁仇視之力排其人品心術夫大人何所不容
而立門分黨如此所謂天地萬物一體之量安在
耶卽二公人我相銷融亦未盡矣哥利王割裂釋
迦首爲度脫摩登伽幻攝阿難轉與提獎無人相
我相斯其至矣哉

...

...

...

...

...

...

...

...

...

降伏其心

金剛經云降伏其心降猶降龍伏猶伏虎降降龍非鎖鎖也伏虎非繩縛也以鎖鎖龍鎖掣則飛以繩縛虎繩解則跳參之養之馴之狎之不飛不跳故聖人降伏其心非強制也識遣則心死心死則神活飛不離我跳不離我機應萬變而真常自如馴故也心之難降昏暗無明耳照之則降久而澄寂無所事照

學道忘生煙發火降伏其心故不生煙火釋迦被

寸寸割裂漠然不動今人一言一事小觸之輒動
矣何以了道人之所以不能降伏其心者有兩端
慾怒梗翳也人之怒者以怒爲英雄人之慾者以
慾爲可樂怒英雄邪則不怒而得道爲大英雄慾
可樂也則不慾而得道爲大可樂漸悟漸銷則照
之道勝也富貴逼人白刃加首徒手而遇虎小舟
而臨大風濤能不動心乎一針一草卒然不及檢
點能不動心乎故至大者難降至細者亦難降

無畏

畏者害道之大者也貪生畏死者畏之大者也人
貪生故畏死畏死故無所不畏虎狼亦畏蛇虺亦
畏霹靂亦畏鬼魅亦畏水火亦畏刀兵亦畏畏則
神亂神亂則氣耗何繇而入道乎維摩經曰能獅
子吼降伏魔怨制諸外道又曰演法無畏猶獅子
吼心經曰無有恐怖皆言無畏之得道也僧肇曰
恐畏之生生於不足無不足故無畏能說而不能
行亦所以畏也今能說而能行故無畏欲求無畏

卷之三十一
二
余以爲其必繇戒乎戒精則無過則內省不疚無
畏之本也伎倆有限不見聞無窮以戒得之也戒
始於畏有畏所以成其無畏也戒謹恐懼洗心滌
慮天神聖師時鑒觀汝畏也無過無疚內無不足
所以無畏也平居踈脫放逸形穢神慢不知敬畏
一旦震撼吾前鮮不驚怖無主矣

又禪家空觀假觀所以無畏也視四大猶空萬緣
俱假此觀一熟太虛浮塵何怖畏之有

學道有魔

夫學道有魔何也大修行人入流證聖發真歸元
則魔宮震動是故不利於魔魔乃欲來燒亂邪正
不兩立也學道者定力未成不能動魔研究精極
廼漸發魔事魔事之來心如山岳不動不認彼何
能亂

天道魔道

光明者天道也幽闇者魔道也平直者天道也紆曲者魔道也剛正者天道也邪媚者魔道也寬慈者天道也褊厲者魔道也清淨者天道也姪穢者魔道也人十二時中細察心迹天多於魔乎魔多於天乎則後日之究竟居然可知已一爇之火能焚巨薪一點之汙能穢淨業是故伐毛洗髓貴大雄氏之力

當國家事任機不密則害成是故不得已而用權

術平居光明顯白如日星麗天江河行地何以紆
迴隱伏三疊九疑喜而陽怒瞋而強笑外親而內
疎面譽而背毀墮行冥冥飾貌昭昭此與鬼狐何
異哉凡人中好搖手躡足沾沾耳語者必非正人
也

多

曲

魔事

余以丈田詣郡造冊寓郡城隍廟夜飯罷入殿堂
觀神像像高數丈廟貌偉然徐行臺上玩月罷返
室中解衣將臥忽頭岑岑瞑什牀上神氣去體死
矣而心猶有知念此所謂無疾而終也邇來學達
生死不恐怖符到卽行赤洒洒無眷戀今且實際
卽老母妻孥在署中了不悲苦自幸臨時不亂差
得力而暗中忽見大神長數丈立牀前乃作念吾
數行盡神其取我若魔也如我正念何神卽從屋

上飛去刺刺有聲若風雨霹靂有頃而蘇詰朝頭
猶微眩問侍者夜作何狀俱對夜一鼓屋上有聲
甚厲人人聞之莫測所以古人云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余學道未有得魔從何興亦異矣

外道

梵志問道於佛佛曰放下着王棲雲大師曰念念盡忘此身亦捨何況其他大慧禪師則力詆勸人休去歇去及忘情默照以爲外道邪師何也蓋如來之所謂休歇乃空諸所有念慮澄清外緣自遣雖一法不住而萬法皆行萬法雖行而又無一法邪師之所謂休歇乃死獍狙強將心抑制欲其定疊而此中轉不免搖漾隨歇隨起何由見性如來之所謂定慧虛明活潑靈光呈露照徹一切邪師

之所謂默照沉空滯寂向鬼家尋活計愈照愈亂
所謂差毫釐繆千里不可不辨也

煉睡魔

佛家謂睡一時是死一時故鍊睡魔脅不貼席號
脅禪師乃大易則云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孟子拈
出夜氣夫常人不勝昏擾氣以夜而清道人日長
惺惺神恐以夜而昏日長惺惺夜不昏睡澄朗瑩
徹如大千日月萬古長明夫是之謂大覺常人爲
事物膠擾慾怒煎熬神氣不勝罷耗而欲強制不
睡祇益昏沉耳

真諦

修真之道在煉三寶三寶者精氣神也神太極也
性也精氣二五也命也鍊精氣神其功在取坎填
離以復純乾之體而打成一片也神者元神非人
思慮之神氣者元氣非人運動之氣精者元精非
人淫洩之精元神元氣元精所謂父母未生前本
來面目也維知誘物化之後元神散而爲思慮之
神元氣溢而爲運動之氣元精流而爲淫洩之精
去大道遠矣元精卽是元氣元氣者先天一氣有

氣無質亦謂之元氣亦謂之元精情慾一動流爲
交感淫泆後天有渣滓之物是精而非氣矣不待
交感但慾心一動氣便流而有形便屬後天所謂
先天一氣從先天虛無中來而吾以法採取之取
真鉛以乾我之真汞也鍊精氣神者鍊精化氣鍊
氣化神鍊神還虛神無方所無形質靈明圓湛本
自虛無故必鍊精氣還神而又歸於虛無溟滓太
極無極然後了事精氣雖屬先天原來只是精氣
一落精氣便有雕謝所以脩道者必須鍊此二物

歸於神合於虛獨完此太極無極之初然後乘理而行超出三界永無雕謝虛極靜篤以全神者了性也以神馭虛而修真者了命也故謂之性命雙修至鍊神還虛則精氣不用獨完一性然則名曰三寶其實只有一寶耳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三鍊字雖是工夫其實以元神之虛靜自然無爲而爲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始焉性命雙修終焉命歸於性超三界而長存者性也地仙之屬止知保鍊精氣專修命宗不免速

壞雖曰延年幾何至大覺金仙離垢去相除妄還
真大悟性地萬劫長存則以性兼命命不足言金
丹大道性命雙修而了性尚有下學工夫徑了性
而兼了命全是上達地位固自有間矣

虛無

天下萬形皆有壞維理爲不朽理行於有天地後
立於無天地先天地有形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
者非形氣也理也萬物有軀殼萬物之所以爲萬
物者非軀殼也理也天地有混沌理無混沌萬物
有彫謝理無彫謝使理有混沌則天地之混沌孰
開闢矣使理有彫謝則萬物之彫謝孰生出矣形
闕於實理集於虛故實有者生滅之因虛無者大
道之本萬物知有軀殼不知有理以惡附實故速

壞儒者知有理亦知有軀殼以善修實故形壞理
存仙人以理畱軀殼去實合虛故與天地齊年佛
離軀殼而純理合虛而超虛故萬劫不壞天地猶
有壞佛不壞者何也天地合虛無猶行於形氣之
中佛超虛無乃立於形氣之上

心如太虛

天曰太空曰太虛曰太清不着曰虛不垢曰清是故浮雲掩之虛空自若浮雲去之虛空自若其來不辭其去不戀和風卿雲不知其所以喜迅雷疾雨不知其所以怒有億萬人感之而不自以爲德有億萬人憾之而不自以爲怨廓乎廣大穆乎深遠是乃所以爲虛空而長久也人之一心七情實之五欲實之萬緣實之成敗得失實之是非善惡實之未來而將迎現在而膠擾過去而畱滯太虛

乎哉所以速敝心如太虛道將來居曰善之在心
何以碍心沙泥金屑同障目故

照忘

中峰禪師曰心無不存之謂照慾無不泯之謂忘
余曰存正念之謂照除雜念之謂忘劉秋潭曰當
忘之時其心湛然未嘗不照當照之時纖塵不立
未嘗不忘是真忘真照也余增四字曰是不忘不
照是真忘真照也萬念俱斷謂之忘忘則易昏所
以貴照一靈不昧謂之照照則易散所以貴忘釋
氏之止也定也寂寂也忘之謂也觀也慧也惺惺
也照之謂也渾沌希夷之中而真性炯然不昧是

知忘照原不相離

知忘

寶珠

嗚呼下士聞道大笑之往往謗爲地獄種子殊不知天堂大路斷從地獄門中過過地獄門而屹如山岳方名鐵漢方許昇天何也以其最難也假如名山洞府中自有一條昇天徑路有何難哉愚人不知謂下地獄種子云臭穢不淨嗚呼履清淨不名清淨涉臭穢而清淨是乃真清淨也佛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污泥乃生此花王重陽云香從臭裏出甜向苦中來盡之矣以元始寶珠必從

此個門中得也若清淨門中自可得寶只深山枯
坐了事至人豈不深願之哉紫陽云未煉還丹莫
入山又云靜坐一件是得丹之後事爲此也佛氏
拈花示衆道家謂卽是此個門中余不敢信佛最
上乘別有清淨法門徑造大道

爲不執

一切有爲法不惟惡緣善緣亦妄世俗聖賢豪傑
爲世立法種種作爲皆有執着一有執着便生得
失一有得失便屬塵勞一屬塵勞便墮生滅一墮
生滅便障真性佛皆妄之或曰一切世間無常惡
業纏縛煩惱苦海火坑名爲妄緣是故當遣彼聖
賢豪傑爲世立法種種善緣云何爲妄如佛慈旨
皆一切妄與惡雙遣彼震旦衆生云何賴藉曰善
緣非妄執故妄也世人認爲善緣逐緣生相逐相

生執纏縛展轉摠屬無常名爲幻泡不妄何待悟
而遣之隨爲隨遣爲而不爲是爲不執卽是真常
故堯舜可以爲佛佛可以爲堯舜

鴻苞集卷之三十八終





